

斯洛伐克獨立二十週年

葉馨惠、鄭得興

1993年1月1日捷克及斯洛伐克「絲絨分裂」，至今已二十年。對斯洛伐克來說，獨立二十週年具有特別的意義，本文從二部份來書寫，其一，先概述斯洛伐克的歷史，從最早期的獨立王國到被匈牙利合併，然後捷克斯洛伐克合體，被德國強制支配，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離。其二，再探討斯洛伐克人民的國家認同、民族情懷和民族意識。

一、斯洛伐克簡史

西元500年左右斯拉夫人的祖先來到今日斯洛伐克之地，7世紀中斯洛伐克是當時薩莫王國（*Samo*）的中心，8世紀時這裡出現了尼特拉公國，833年它成為大摩拉維亞的中心部分，10-11世紀斯洛伐克被匈牙利王國併吞。1526年隨匈牙利歸奧地利君主管轄，1867年成為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一次大戰（1914-1918）後，奧匈帝國瓦解，1918年斯洛伐克和捷克一起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二次大戰期間（1939-1945），斯洛伐克獲得「獨立」，實際上是被納粹德國控制。1938年，英法等國與德國和義大利簽定慕尼黑協定，決定將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領土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1939年，納粹德國以接收蘇台德區為由，出兵將整個捷克斯洛伐克併吞，德國在捷克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斯洛伐克則成立受德國保護的斯洛伐克共和國，斯洛伐克的部

分地區割讓給德國的盟友匈牙利。

從脫離奧匈帝國到納粹入侵後，1919-1948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居民主要由波希米亞人、摩拉維亞人和斯洛伐克人所構成。同樣在奧匈帝國統治下，波希米亞人和摩拉維亞人由維也納（奧地利）統治，經濟上捷克擁有顯著的工業發展；斯洛伐克人則交由布達佩斯（匈牙利）統治，民族信仰為羅馬天主教，經濟仍以傳統農業為主。一次大戰致使奧匈帝國瓦解，捷克斯洛伐克為了避免家園再度被外力殖民，乃在和平條約及列強決策下，於1919年創建了統一的民主國家。但由於捷克人在新共和國中的領導角色、政治特權，經濟大蕭條令民族間經濟不平等惡化，加上語言分歧、政黨支持分化，終究導致民族間「捷克斯洛伐克主義」認同意識不易建立。1939年德國入侵造成捷克斯洛伐克解體，捷克大部分國土遭到納粹佔領和併吞，斯洛伐克則在提索（*Monsignor Jozef Tiso*）領導的納粹傀儡政府下獲得獨立（*Goldman, 2001: 273*）。

二次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再度認識到民族合作的重要性，在列強勢力運作下回復往昔邊界，再度建立跨民族的統一政權（*Ferdinand, 2003: 581-588*）。二戰末期，蘇聯向東歐反攻，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大部分被蘇聯紅軍解放，捷克和斯洛伐克再度合併，割讓匈牙利的領土重新劃歸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在蘇聯保護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政策，1948年捷克斯

洛伐克共產黨開始一黨執政。並且在同年，蘇聯煽動下發生二月政變，共產黨迅速掌控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機關，並與莫斯科保持密切關係。在史達林式共黨體制下，國家與社會生活的政治面和經濟面，全都被套進正統意識形態的框框裡；共產黨企圖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實行工業化計畫和「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特別在斯洛伐克擴充軍火工業，以改善農業貧窮情況，並消弭階級間經濟的不平等（黃兆年，2008）。到了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改名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民間社會開始對共產專政提出質疑，人民相信體制改革可以改善生活，1968年元月改革壓力達到頂點，新任共黨總書記的斯洛伐克人杜布西克（Alexander Dubcek）著手推動政治體制自由化，此即所謂「布拉格之春」。同年8月，布里茲涅夫為了避免其他東歐國家、甚至蘇聯內部仿效跟進，遂以「保存社會主義成果」為名義閃電出兵入侵布拉格，成功拉下杜布西克，改由斯洛伐克人胡薩克（Gustav Husak）擔任共黨總書記，於是捷克斯洛伐克回復保守路線，改革計畫中唯有聯邦化政策被保存下來（Goldman, 2001: 227-229）。

整體而言，共黨統治有助於提高斯洛伐克人對國家整體的認同感，政治上的原因在於，共產政權後期幾任共黨總書記都由斯洛伐克人擔任，而且1969年實施聯邦體制令斯洛伐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儘管斯洛伐克人仍對中央集權體制長期由捷克人主宰的情況感到不滿，然而在經濟上，軍火工業卻改善了斯洛伐克人的就業情況和生活水平（Ferdinand, 2003: 588-589; Goldman, 2001: 274）。197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經濟體制的弊病逐漸浮現，包括資源配置無效率、生產品質不佳、勞動生產力低落、能源運用浪費等等。受到國內經濟景氣持續不振的刺激，以及1975年

「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的啟發，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份子於1977年成立「七七憲章」（Charter 77）（Huntington, 1994: 92）。捷克斯洛伐克民間社會的反對勢力，一方面針對人權弊病提出異議，指控政府當局對民間社會各種領域的不當侵害；另一方面則根源於民族主義，要求捷克斯洛伐克脫離蘇聯的掌控。雖然反對團體的訴求並不偏袒特定族群，但其成員卻普遍侷限於捷克人，部份原因始於總統胡薩克是斯洛伐克人，以及國家政策使斯洛伐克經濟成長迅速（Ferdinand, 2003: 589）。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於布拉格之春（1968年）後的「正常化時期」（1969-1989），民族衝突日益白熱化。

1980年代後期，內有反對團體要求揚棄共產主義的示威抗議，外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展開變革的衝擊效應，捷克斯洛伐克的共黨政權搖搖欲墜，1989年11月，戈巴契夫拒絕動用蘇聯軍隊保護布拉格當局，胡薩克下台。並於同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民主變革——絲絨革命，實行多黨議會民主制，結束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國會推舉哈維爾繼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黃兆年，2008），1990年更名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絲絨革命狹義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於1989年11月（東歐劇變時期）發生的反共產黨統治的民主化革命。從廣義上講，絲絨革命是與暴力革命相對比而來的，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如天鵝絨般平和柔滑。雖然說絲絨革命促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與和平移轉政權，但是，隨著民主化的影響，斯洛伐克也出現了日益強烈的獨立建國主張。並且民主化後的經濟改革中，捷克、斯洛伐克雙方的經濟差距日益拉大，原本隱藏的民族矛盾也因為民主化而開始浮出水面。捷克和斯洛伐克對自由市場改革的幅度與進度抱持著對立的意見，因為隨著共產主

義經濟的廢除，斯洛伐克人受到的打擊比捷克人嚴重。由於對民主化後的經濟困境，以及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感到失望，斯洛伐克人開始希望將聯邦體制改革為邦聯，以得到更大的自治權，進而掌控自己的經濟生活，因此，梅契爾（斯洛伐克）所領導的主張激進民族主義的「民主斯洛伐克運動」（MDS）逐漸獲得斯洛伐克人的支持。另一方面，財政部長克勞斯（捷克）開始思考與斯洛伐克分離的可能性（黃兆年，2008）。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人物協議分道揚鑣，最終在1993年1月1日捷克與斯洛伐克和平分離，史稱「絲絨分裂」（velvet divorce）。（以上簡史部分參考數位學者——Minton F. Goldman、黃兆年、郭翠萍、況正吉、石川晃弘及維基百科的資料綜合而成）

總體來說，捷斯共同經歷了 70 年的歷史。斯洛伐克和捷克會分裂的原因可分為以下幾個原因：(1)捷斯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的嚴重分歧；(2)未能有效的同質化新建國的多元化社會；(3)雙方的民族主義助長；(4)長期壓抑的族群理想、野心，及成見。斯洛伐克人認為捷克人意圖利用他們在布拉格執政當局的勢力，犧牲斯洛伐克的文化認同，將國家多族群的人口同質化並統一起來。一些斯洛伐克仍渴望不再受布拉格的控制。斯洛伐克人也認為，不論他們享有什麼程度的自主，依然被捷克人把持的強大中央政府破壞。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命名對斯洛伐克人而言，這是有貶低他們的意味，是一個有中央集權主義與捷克人當家做主意涵的人為概念。並且在共產體制下，雖然斯洛伐克不喜歡高壓的統治，但是他們其實從中獲利良多，增加了就業機會也提高生活水平。因此斯洛伐克不太能接受布拉格當局推動的市場經濟的速度（Minton F. Goldman, 2001）。經濟上無法調合、民族情懷無法融合，導致他們分裂。

二、國族意識及認同

過去冷戰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附庸國。自從二戰到1980年代末期，歐洲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在蘇聯的控制下，在政治層面、經濟層面上逐漸走向統合。但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後，進行政治與經濟的轉型，實施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同時也與歐盟簽署歐洲協定，表現出回歸歐洲的企圖心。而加入了歐盟也代表了回歸歐洲，讓自己更歐洲化，也有回家的感覺，因此也希望爭取歐洲國家的認同。

國家認同、民族情懷和民族意識，這些要素是斯洛伐克獨立的重大意義，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是建立在和匈牙利與捷克的「他者」對抗上。在張家銘、鄭得興的〈比較捷克、斯洛伐克及台灣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文章中，提及在1989年之後，也就是中東歐前共產國家在呼籲返回歐洲（return to Europe）的訴求與行動中，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希望建構歐洲認同及強調其歐洲性，以助於順利的回歸歐洲，因此國家認同的問題比較關注在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競合上。捷克有高達84.3%的受訪者比較強調其捷克的國家認同，至少國家認同的優先性要高於歐洲認同。但斯洛伐克的情形就不一樣，斯洛伐克受訪者大多先認為自己是歐洲人，其次才是斯洛伐克人（58.7%），也就是歐洲認同基本上高於國家認同。國家認同與歷史記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同歷史記憶的人建構出各自的認同觀。斯洛伐克的國家認同中充滿被壓抑的歷史記憶，他們並未提升本族悲慘的歷史記憶做為國家認同的基礎框架，而是透過歐洲認同、歐洲性及歐洲文化做為新斯洛伐克國家認同的內涵。

有關歷史記憶的提法，可能有人會認為過去的事或是歷史的記憶是不能忘，因為歷史就是教訓，然而，也可能有人主張讓過去的歸為歷史，忘掉過去痛苦的經驗，才能往前走。在張家銘、鄭得興的〈比較捷克、斯洛伐克及台灣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透過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方法中得出，台灣及捷克受訪者，大都認為歷史不能忘，而斯洛伐克的情形恰好相反，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無須保留紀念碑及紀念日的歷史意義及價值，以及要忘掉歷史，向前看，因為他們的歷史大多是悲情。斯洛伐克過著失去民族、被操弄的傀儡生活，打戰也總是為了支配他們的國家而奮鬥，不是為了自己而戰，在如此的脈絡下，國家的認同從何而起？因此在1993年斯洛伐克終於獨立於別人，從客我的身分變成主我，終於可以為自己所主導，不再被別人牽制和束縛，可以掙脫那控制的線條，脫離傀儡的生活。國家認同也漸漸在斯洛伐克人心中慢慢的建立，在這20年來的進展和改變，對於新國家的認同也逐漸形成。他們的國家認同形塑出他們現有的價值觀，他們的價值觀以靈魂、精神、愛、開朗為主，這有別於捷克的理性，雖然他們經過黑暗的過去，也試圖遺忘過去的歷史，但他們逐漸形塑出他們對自己的認同和對生活的價值觀，以自己的價值觀為中心生活著，對於他們來說這是獨立後的產物，也是獨立後的禮物。

斯洛伐克沒有令人驕傲的歷史，也失去民族獨立很長的一段時間，鄰近的國家都不把斯洛伐克當作一個獨立的民族，都認為他是附屬於某些國家的產物。那斯洛伐克民族究竟存在嗎？當然存在，民族是用語言構想出來的，可以進入想像的共同體之中。最初的民族想像之所以可能，因為他們擁有語言。語言的重要性不是它的莊嚴意義，而是一種傳遞下來的民族性。斯洛伐克語系

的存在證實了斯洛伐克民族的存在。在《想像的共同體》中說道，每一種語言都是從一個漫無際涯的過去之中悄然浮現的。語言比當代社會裡的任何其他事物都要顯得更根深蒂固。沒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夠像語言一樣有效地在情感上將我們和死者聯繫起來。

語言的存在讓斯洛伐克可以譜出美妙的歌謠，這些曲子都訴說了民族的特性。斯洛伐克的民謠保存了原來的樣貌，歌詞和曲調都在在能牽動斯洛伐克人的內心，因為這些歌曲都具備了他們民族專屬的特性，也讓他們湧出對家鄉的認同感。

如果我們提醒自己民族能激起愛，而且通常能激發起深刻的自我犧牲之愛。民族主義的文化產物——詩歌、散文體小說、音樂、雕塑——以數以千計的不同形式和風格清楚地顯示了這樣的愛。以詩歌形式暗示其存在的特殊共同體，在唱這樣的詩歌時表達出一種同時性的經驗。民族這種東西的整個重點是在於它是不帶有利害關係的（Anderson, 1999）。

在民俗音樂的傳唱下，讓斯洛伐克建立起民族的情懷和衍生出民族的意識，這也是為什麼斯洛伐克人這麼喜歡唱歌，無論在工作場所或工作的地方甚至在集會上，一定會有悅耳的民謠出現，因為在唱出民謠的同時也建立了民族的情懷。語言的保存，民謠的傳唱，證實斯洛伐克民族的存在。在1993年獨立後，讓斯洛伐克真正擁有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彼此間使用斯洛伐克語言頻率的增加，民謠展現的民族性，讓斯洛伐克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脫離別人控制真實的存在。民謠不只是民謠，它被賦予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文化和生活價值觀，經由大家在生活中不斷的傳唱，讓他們體會到獨立於其他國家的真實性。縱使斯洛伐克人沒有華麗的歷史，但他們擁有專屬

自己的語言和民謠文化。這是有別於他們曾經是附屬國的暗黑時期，專屬於自己的一切讓他們看見光亮（石川晃弘，2010）。

三、小結

原本斯洛伐克和捷克像是手足之間的競爭，他們的文化或民族性是具有雙重性的，並且被捷克人同化，造成同質性的空洞和斷裂感甚至造成模糊的獨立記憶。這樣相互仇視的記憶，兄弟間的內戰，在他們從 1993 年有了逆轉性的控制，因此遺忘先前的歷史是必要的，惟獨遺忘了才會成長和創新。斯洛伐克人獨立後忘了悲慘的歷史，放下過去的仇恨，以開朗的態度和愛來面對未來。斯洛伐克人強調自身的優點便是豐富的情感和富饒的心，和捷克理性思考去評斷事務的腦袋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他們獨立後的創新和獨特。斯洛伐克獨立後，擁有自己獨特的認同感、生活價值觀、民族性的民謠、專屬於自己的語言，這是他們獨立後所獲得的產物，也是獨立後的意義。因為他們不再是魁儡，他們變成能掌控自己一切的民族了。

資料來源：

- Minton F. Goldman 著、楊淑娟譯，2001，《中東歐的革命與變遷：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挑戰》。臺北：國立編譯館。
- 石川晃弘著、阮文雅、彭思遠合譯，2012，《斯洛伐克熱》。臺北：松慧。
- 石川晃弘，2010，《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臺北：書林。
- Anderson, Benedick 著、吳觀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 黃兆年，2008，《轉型正義在台灣政經發展中的角色定位》。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 郭翠萍，2008，〈胡薩克執政時期 -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探

微〉。《理論探索》5：129-132。

況正吉，2003，〈歐盟東擴進程及其面臨之挑戰〉。《問題與研究》42（5）：25-54。

張家銘、鄭得興，《比較捷克、斯洛伐克及台灣年輕世代的歷史記憶》—

<http://fondation.ehosting.com.tw/P17-02%E6%AF%94%E8%BC%83%E6%8D%B7%E5%85%8B%E3%80%81%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8%88%87%E5%8F%B0%E7%81%A3%E5%B9%B4%E8%BC%95%E4%B8%96%E4%BB%A3%E7%9A%84%E6%AD%B7%E5%8F%B2%E8%A8%98%E6%86%B6.pdf>

維基百科—斯洛伐克簡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4%BC%90%E5%85%8B>

維基百科—斯洛伐克歷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5%8E%86%E5%8F%B2>

維基百科—斯洛伐克共和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5%85%B1%E5%92%8C%E5%9C%8B_%E281939-1945%29

維基百科—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85%B1%E5%92%8C%E5%9B%BD>

維基百科—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6%B5%81%E4%BA%A1%E6%94%BF%E5%BA%9C>

維基百科—捷克斯洛伐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6%96%AF%E6%B4%9B%E4%BC%90%E5%85%8B>

維基百科—有關斯洛伐克的網址類表

<http://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E6%96%AF%E6%B4%9B%E4%BC%90%E5%85%8B%E6%AD%B7%E5%8F%B2>

（本文作者葉馨慧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102學年度預研究生；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